

第五十一回

走穷途孝女绝粮 得生路仙姑献稻

话说大盗连连叩头道：“只求夫人消了气恼，不记前仇，听凭再打多少，我也情愿。”妇人向喽罗道：“他既自己情愿，你们代我着实重打，若再虚应故事，定要狗命！”四个喽罗听了，那敢怠慢，登时上来两个，把大盗紧紧按住，那两个举起大板，打的皮开肉破，喊叫连声。打到二十，喽罗把手住了。妇人道：“这个强盗无情无义，如何就可轻放？给我再打二十！”大盗恸哭道：“求夫人饶恕，愚夫吃不起了。”妇人道：“既如此，为何一心只想讨妾？假如我要讨个男妾，日日把你冷淡，你可欢喜？你们作男子的，在贫贱时原也讲些伦常之道，一经转到富贵场中，就生出许多炎凉样子，把本来面目都忘了。不独疏亲慢友，种种骄傲，并将糟糠之情也置度外。这真是强盗行为，已该碎尸万段！你还只想置妾，那里有个忠恕之道！我不打你别的，我只打你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把你打的骄傲全无，心中冒出一个忠恕来，我才甘心。今日打过，嗣后我也不来管你。总而言之，你不讨妾则已，若要讨妾，必须替我先讨男妾，我才依哩。我这男妾，古人叫做面首。面哩，取其貌美；首哩，取其发美。这个典故并非是我杜撰，自古就有了。”

大盗道：“这点小事，夫人何必讲究考据？况此中狠有风味，就是杜撰，亦有何妨。夫人要讨男妾，要置面首，无不遵命。就只这股骄傲，乃我们绿林向来习气，久已立誓不能改的，还求见谅。”妇人道：“骄傲固是强盗习气，何妨把这恶习改了？”大盗道：“我们做强盗的，全要靠着骄傲欺人，若把这个习气改了，还算甚么强盗？这是至死不能改的！”妇人道：“我就把你打死，看你可改！”分付喽罗着实再打。一连打了八十打板，大盗睡在地下，昏晕数次，口中只有呼吸之气，喘息多时，方苏醒过来。只见他强打精神，垂泪说道：“求夫人快备后事，愚夫今要永别了。我死后别无遗言，惟囑后世子孙，千万莫把绿林习气改了，那才算得孝子贤孙哩！”说罢，复又昏晕过去。

妇人见大盗命已垂危，不能再打，只得命人抬上床去，不觉后悔道：“我只当多打几板，自然把旧性改了，那知他至死不变。据此看来，原来世间强盗这股骄傲习气，竟是牢不可破。早知如此，我又何必同这禽兽较量？”因分付喽罗道：“这三个女子才来未久，大约船只还在山下，即速将他们带去，交他父母领回。那个黑女在此无用，也命他们一同领去。连日所劫衣箱，也都发还，省得他日后睹物，又生别的邪念。急速去罢，倘有错误，取头见我！”喽罗诺诺连声，即将四人引至山下。恰好多、林二人正在探望，一见甚喜，随后衣箱也都发来。众喽罗暗暗藏过一只，大声说道：“今日大王因你四个女子反吃大苦，少刻必来报仇。你们回去，快快开船，若再迟延，性命难保！”多、林二人连连答应，把衣箱匆匆搬上，一齐上了舢板，竟向大船而来。

林之洋问知详细，口中惟有念佛。多九公看那黑女甚觉眼熟，因问道：“请问女子尊姓？为何到此？”黑女垂泪道：“婢子姓黎，乳名红红，黑齿国人氏。父亲曾任少尉之职，久已去世。昨同叔父海外贩货，不幸在此遇盗。叔父与他争斗，寡不敌众，被他害了，把婢子掳上山去。今幸放归，但孑然一身，举目无亲，尚求格外垂怜。”多九公听了，这才晓得就是前年谈文的黑女。到了大船，搬了衣箱，随即开船。红红与众人见礼。吕氏问知详细，不免叹息劝慰一番。闰臣从舱内取出一把纸扇道：“去岁我从父亲衣囊内见了此扇，因书法甚佳，带在身边。上面落的款名也是‘红红’二字，不知何故？”多九公把当日谈文之话说了，众人这才明白。

闰臣道：“我们萍水相逢，莫非有缘。姐姐如此高才，妹子此番回去，要去观光，一切正好叨教。惟恐初次见面，各存客气，妹子意欲高攀，结为异姓姊妹，不知姐姐可肯俯就？”红红道：“婢子今在难中，况家世寒薄，得蒙不弃，另眼相看，已属非分，何敢冒昧仰攀，有玷高贵？”林之洋道：“甚的攀不攀的！俺甥女的父亲也做过探花，黎小姐的父亲也做过少尉，算来都是千金小姐。不如依俺甥女，大家拜了姊妹，倒好相称。”若花、婉如听了，也要结拜。于是序了年齿，红红居长，若花居次，闰臣第三，婉如第四。各自行礼，并与吕氏、多、林二人也都见礼。

只听众水手道：“船上米粮都被劫的颗粒无存，如今饿的头晕眼花，那有气力还去拿篙弄舵。”多九公道：“林兄，快把豆面取来，今日又要仗他度

命了。”林之洋道：“前日俺在小蓬莱还同甥女闲谈，自从得了此方，用过一次，后来总未用过。那知昨日还是满舱白米，今日倒要用他充饥。幸亏女大王将衣箱送还，若不送还，只怕还有甚么‘在陈之厄’哩！”随即取了钥匙，前去开箱。谁知别的衣箱都安然无恙，就是红红两只衣箱也好好在舱，就只豆面这只箱子不知去向。多九公道：“此必喽罗趁着忙乱之际，只当里面盛着值钱之物，隐藏过了。”林之洋这一吓非同小可，忙在各处寻找，那有形影。只得来到外面，同众人商议。又不敢回去买米；若要前进，又离淑士国甚远。商议多时，众水手情愿受饿，都不敢再向两面国去。只好前进，惟愿遇着客船，就好加价购买。一连断餐两日，并未遇着一船。正在惊慌，偏又转了迎面大风，真是雪上加霜，只得收口，把船停泊。众水手个个饿的两眼发黑，满船惟闻叹息之声。

闰臣同若花、红红、婉如饿的无可奈何，只得推窗闲望。忽见岸上走过一个道姑，手中提着一个花篮，满面焦黄，前来化缘。众水手道：“船上已两日不见米了，今儿我们还想上去化缘，你倒先来了！”那道姑听了，口中唱出几句歌儿。唱的是：

我是蓬莱百谷仙，与卿相聚不知年。

因怜滴贬来沧海，愿献清肠续旧缘。

闰臣听了，忽然想起去年在东口山遇见那个道姑，口中唱的倒像也是这个歌儿，不知“清肠”又是何物，何不问他一声。因携若花三人，来至船头道：“仙姑请了！何不请上献茶，歇息谈谈，岂不是好？”道姑道：“小道要去观光，那有工夫闲谈？只求布施一斋足矣。”闰臣忖道：“他这‘观光’二字，岂非说着我么？”因说道：“请问仙姑，你们出家人为何也去观光？”道姑道：“女菩萨，你要晓得，一经观光之后，也就算功行圆满，一天大事都完了。”闰臣不觉点头道：“原来这样。请问仙姑从何至此？”道姑道：“我从聚首山回首洞而来。”闰臣听了，猛然想起“聚首还须回首忆”之句，心中动了一动，道：“仙姑此时何往？”道姑道：“我到飞升岛极乐洞去。”闰臣忖道：“难道观光回首之后，就有此等好处么？我再追进一步，看他怎说。”因问道：“请教仙姑，这极乐洞虽在飞升岛，若以地理而论，却在何地？”道姑道：“无非总在心地。”闰臣连连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承仙姑指教了！但仙姑化斋，理应奉敬，奈船上已绝粮数日，尚求海涵。”

道姑道：“小道化缘，只论有缘无缘，却与别人不同。若逢无缘，即使彼处米谷如山，我也不化。如遇有缘，设或缺了米谷，我这篮内之稻，也可随缘乐助。”若花笑道：“你这小小花篮，所盛之稻可想而知。我们船上有三十余人，你那篮内何能布施许多？”道姑道：“我这花篮，据女菩萨看去，虽觉甚微，但能大能小，与众不同。”红红道：“请问仙姑，大可盛得若干？”道姑道：“大可收尽天下百谷。”婉如道：“请教小呢？”道姑道：“小亦可敷衍你们船上三月之粮。”闰臣道：“仙姑花篮既有如此之妙，不知合船人可与仙姑有缘？”道姑道：“船上共有三十余人，安能个个有缘？”闰臣道：“我们四人可与仙姑有缘？”道姑道：“今日相逢，岂是无缘；不但有缘，而且都有宿缘；因有宿缘，所以来结良缘；因结良缘，不免又续旧缘；因续旧缘，以致普结众缘；结了众缘，然后才了尘缘。”说罢，将花篮掷上船头道：“可惜此稻所存无多，每人只能结得半半之缘。”婉如把稻取出，命水手将花篮送交道姑。道姑接了花篮，向闰臣道：“女菩萨千万保重。我们后会有期，暂且失陪。”说罢去了。

婉如道：“三位姐姐请看，道姑给的这个大米，竟有一尺长，无如只得八个。”三人看了，正在诧异，适值多九公走来，问道：“此物从何而来？”闰臣告知详细。多九公道：“此是清肠稻。当日老夫曾在海外吃过一个，足足一年不饥。现在我们船上共计三十二人。今将此稻每个分作四段，恰恰足够一顿，大约可以数十日不饥了。”若花道：“怪不得那道姑说‘只能结得半半之缘’，原来按人分派，每人只能吃得四分之一，恰恰一半之半了。”多、林二人即将清肠稻拿到后面，每个切作四段，分在几锅煮了。大家吃了一顿，个个精神陡长，都念道姑救命之德。

次日开船。闰臣偶然问起红红当日赴试，可曾得中之话。红红不觉叹道：“若论愚姐学问，在本国虽不能列上等，也还不出中等。只因那些下等的都得前列，所以愚姐只好没分了。”若花道：“这是何意？难道考官不识真才么？”红红道：“如果不识真才，所谓无心之过，倒也无甚要紧；无如总是关节夤缘，非为故旧，即因钱财，所取真才不及一半。因此灰心，才同叔父来到海外，意欲借此消遣，不意倒受这番魔难。贤妹前日曾有观光之话，莫非天朝向来本有女科么？”闰臣道：“天朝虽无女科，近来却有一个旷典。”于是就把太后颁诏各话告诉一遍。红红道：“有此胜事，却是闺阁难

逢际遇。但天朝考官向来可有夤缘之弊？”闺臣道：“我们中原乃万邦之首，所有考官，莫不清操廉洁。况国家不惜帑费，立此大典，原为拔取真才，为国求贤而设，若夤缘一个，即不免屈一真才。若果如此，后世子孙岂能兴旺？所以历来从无夤缘之事。姐姐如此抱负，何不同去一试？我们既已结拜，将来自自然同其甘苦。设或都能中式，岂非一段奇遇？”红红道：“愚姐久已心灰，何必又做冯妇？败兵之将，不敢言勇。虽承贤妹美意，何敢生此妄想。倘蒙携带，倒可同至天朝，瞻仰瞻仰圣朝人物之盛。至于考试，竟可不必了。”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